

城市採礦人

廢品回收作為非正式經濟

簡介

我們的垃圾去哪裏了？如果不是被永久銷毀或者掩埋，它們去了哪裏？經過了甚麼人的手，多少次的交易、怎樣的處理，又變成了甚麼？另外，為甚麼有人會從事廢品回收這個行業？是甚麼推動人們入行，願意跟骯髒的廢物打交道：高額的利潤、低的入行門檻？這些人是社會底層、沒有任何其他技能的失敗者，還是慧眼獨具、想要從垃圾裏變出黃金的投機者？

這個部分，為讀者打開廢品交易的世界。我們首先會介紹這個行業的概貌，讓讀者瞭解這個行業的運作系統以及從業者獲利的「秘訣」。接下來的三個故事，是三個從業家庭的創業史和生活史。

第一個故事，有關一名從事廢品經營的女性十多年來的從業軌跡。故事講述了她怎樣不斷積累資本和經驗，升級自己的事業，當事人對這個行業又有怎樣的理解。當然，和從業故事相互交織的，是她

家庭生活的變遷。

第二個故事，則把讀者的目光轉向撿拾垃圾的群體。主人公的垃圾事業頗為成功。他的「生意經」將會告訴讀者，這個行業有著怎樣的學問和門道，又需要甚麼經驗和技巧。故事還呈現了他如何評價這個收入不低但總是被人看不起的身份，如何內化和消納來自城市的歧視，重建自己的尊嚴。

第三個故事，關於一個收廢品的老人。看似底層的家庭，卻有著巧妙的策略和靈活的手段，另闢蹊徑，在城鄉夾縫中創造生存的機會。這個故事展示了收廢品人這樣的底層群體，那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生存策略。

通過三個故事，我們希望從不同的角度，使讀者對於廢品行業有所瞭解。當然，每個故事的內容，遠遠超出對行業介紹這一主題。本書想要呈現的，恰非千人一面的「從業者」，每個人的故事，都有其獨特性和豐富性。所以，這些故事不僅僅關於廢品回收行業，也關於他們的家庭、他們的生活，他們的心靈和感情。

「垃圾堆裏採金礦」：廢品回收經濟系統

在冷水村，同屬廢品行業的主要有兩個群體，一種是撿垃圾的，一種是收廢品的。兩者收集垃圾或廢品的方式不同，卻同屬一個廢品回收體系。話分兩頭，先說收廢品的。如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見，有人會騎著三輪車，走街串巷的從居民手裏收購廢品，也有人遊走於工廠和建築工地，收購工業廢料。這是「第一線」的廢品收購者。而小的廢品收購點，處於整個收購網絡的上一層，即所謂的「二道販

子」。他們等著一道販子上門，把廢品轉手賣給他們。收集得多了，他們再賣給更大的廢品收購站或者各種資源回收再造工廠。這種小站點往往很不起眼，場地不大，一家人經營，貨就堆放在自家院子，規模不大，一般沒有執照。

在一、二道販子中間，還有一種「遊走的二道販子」。他們的買賣方式更加靈活，往往騎著摩托車，一般不直接從居民手裏收購，而是從其他收廢品的人手裏買。他們並不大量收購各種貨物，而是根據行情和銷路，有選擇、有針對性的收購一些東西，比如電路板、舊唱片、舊手機電池、硒鼓（鐳射打印機部件），甚至是頭髮。他們的貨銷路廣泛，有時候賣給廢品收購站，有時候直接賣給再造工廠。

位於更上層級的，是規模更大的廢品收購站。這些收購站面積大，貨物多，往往擁有汽車、卡車，會僱用人來整理貨物。他們從小的站點收購廢品，再賣給有需要的廠家。他們跟加工再造工廠的關係更為密切，一般都有營業執照。

收益不一定跟所處的層級成正比。層級越高，生意規模就越大，所需成本也越高；相對來說，辛苦程度或者付出的簡單體力勞動就較少。而第一層的收購者，由於需要室外流動作業，比較辛苦，不確定因素也多。實際上，收購站點的老闆往往是曾經的第一層收購者。減去成本以後，開設站點的不一定比走街串巷者的收入為高，但穩定和舒適程度還是要高出許多。

住在冷水村的廢品收購者，大多屬第一層和第二層，大型廢品收購站只有一家。當然，他們收購的範圍和廢品的來源不僅限於這個村子，他們只是把「大本營」設在這裏。

從業者最喜歡說，他們這行甚麼知識也不需要。實際上，廢品收購真是一門學問。從稱重、計量到對廢品材料的辨別、估價、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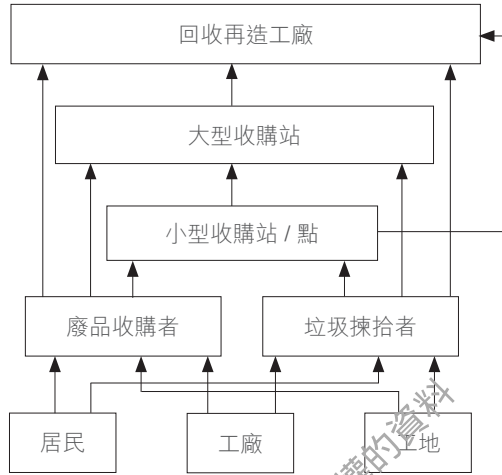
理，再到尋找貨源和渠道、和下家上家討價還價、公關、規避管制和處理罰款，這些都需要學習，積累經驗，而這些經驗和是否能賺到錢、利潤的高低直接相關。

在冷水村，還有一種人在參與這個行業，那就是撿拾垃圾者。他們也屬於第一層。和廢品收購者不同的是，他們不會花錢買，而是直接收集居民丟棄不要的垃圾。他們收集的渠道和方式，絕對是門路繁多。有的人就是騎著三輪車，走街串巷的在垃圾池、垃圾堆裏翻撿。有些人「承包」了一個小區的垃圾，每天固定收集運輸。還有人開車，從比較大的垃圾總站拉回大量垃圾。當然，不僅限於生活垃圾，也有人瞄準了商業場所，他們會承包一個商廈的垃圾，甚至租用這棟大廈的地下室，上面收運，下面分揀。還有人守在建築工地附近，等待著被丟棄的建築垃圾。

收垃圾只是第一步，把垃圾「變廢為寶」，關鍵在於分揀。和廢品不同，這些大堆的、混合的垃圾，本身是毫無價值的。從業者需要付出額外的勞動，親手把這些混雜的垃圾分門別類，按照不同的材料收集起來。這樣，生活垃圾才有回收再利用的價值，變成「原料」。一般而言，垃圾很多，但是中間每種原料就比較少，所以撿拾者需要處理大量的垃圾，各種材料才會有足夠交易的量。而垃圾中得來的原料（如廢紙、編織袋），一般收購價也比廢品低廉。每收集、積累一段時間，垃圾撿拾者會把貨賣給廢品收購站或者資源回收再造工廠。也就是說，正是層層廢品從業者的勞動，為廢品重新賦予了價值。

這樣，收購者、撿拾者加上廢品收購點、收購站，就組成了一個層層收購的廢品產業（見圖一）。

圖一 廢品回收產業圖



那麼，從業者是如何獲利的呢？關鍵在於差價。能夠低價買進，高價賣出，就會有更大的利潤空間。而怎樣才能賺取更多的差價呢？最重要的是貨源。有些材料比其他材料更能賺錢，譬如金屬。而如何能夠得到這些值錢的貨源呢？關鍵在於：關係、消息和經驗（包括眼力和判斷力）。所以說，這一行絕對可謂「一門學問」。表一為近年一些常見廢品的價格。收購價格即收廢品人從居民或商戶手中收購廢品的定價，而出售價格即收廢品人賣給收廢站點的定價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些廢品價格隨著供求波動很大，每個廢品回收站點亦有議價空間，並沒有持久統一的固定價格，以下價格僅為我們調查期間（2007–2011年）的大概估算價格範圍。另外相對於售價，更具靈活性的是買入價格。為了盡量獲利，收廢品人往往各憑本事，盡量壓低買入價格。有時候他們獲取廢品不需要花錢，只是撿拾垃圾堆裏的廢物，或者統一承包某居民區的所有垃圾。故此，圖中收購價最低為零元。

表一 部分廢品回收價格匯總¹

種類	收購價格	出售價格
350–500ml 寶特瓶	0–0.10 元 / 個	0.08–0.20 元 / 個
650ml 寶特瓶	0–0.20 元 / 個	0.20–0.25 元 / 個
易拉罐 (含鋁)	0–0.10 元 / 個	0.10–0.18 元 / 個
易拉罐 (不含鋁)	0–0.50 元 / 個	0.50–0.80 元 / 個
玻璃啤酒瓶 (根據瓶子質量)	0–0.05 元 / 個	0.05–0.20 元 / 個
玻璃醬料瓶 (根據瓶子質量)	0–0.01 元 / 個 (一般不花錢收購)	0.02–0.15 元 / 個
硬紙	0–0.50 元 / 千克	0.50–0.80 元 / 千克 (500–800 元 / 噸)
報紙	0–1 元 / 千克	1,100–1,400 元 / 噸
書本 (根據紙質)	0–1 元 / 千克	600–1,200 元 / 噸
紙箱 (根據紙質)	0–0.60 元 / 千克	600–1,000 元 / 噸
水泥袋	(一般不花錢收購)	0.09–0.15 元 / 個
塑料 (根據質量)	0–2 元 / 千克 (一般不花錢收購)	0.80–5.00 元 / 千克
塑料泡沫	(一般不花錢收購)	5–7 元 / 千克
廢舊鋼鐵	0–1.80 元 / 千克	2.00–2.50 元 / 千克
金屬銅	0–25 元 / 千克	25–30 元 / 千克
金屬鋁	0–10 元 / 千克	10–20 元 / 千克

表一僅僅粗略呈現了一些常見的廢品類目。實際上，廢品的種類眾多，廢品買賣學問的另一個「基本功」是分類。廢品不僅會按照材料的大類被分開來，諸如紙、塑料、玻璃或某種金屬，事實上他們需要拆解一些物品，而把不同材料分開來。對於每種類型的紙、塑料、金屬甚至布料，都會分門別類的，分類細緻到我們難以想像的程

度，之後還會進行簡單的處理。比如一個罐頭瓶，金屬瓶蓋會被擰開來單獨存放，而玻璃的部分會打碎，裝進一個大口袋。塑料更是種類繁多，像是水泥袋、蛇皮口袋之類的袋子，甚至都會單獨整理捆紮。

如上文所述，基於這種學問（或者說知識和經驗），從業者們才能把原本沒有價值的垃圾變廢為寶。具體到每一位從業者，像任何一個行業一樣，這個行業中有人善於尋找機會，有人甘願冒風險以獲得高昂的利潤，也有人靠老實勤懇，踏實謹慎；有成功者，也有失意者；有人不斷升級成為更高層級的老闆，開始僱用從前的同夥，也有人從業多年一無所獲，不得不轉行，另謀生路。

本書將這樣的廢品回收再造網絡，理解為一個「非正式經濟」（informal economy）。²對於「非正式經濟」或者「非正規經濟」，學者黃宗智（2009）提醒我們，這是目前發展中國家最大的非農群體就業部門。所謂「非正式」，是指它並非現代的、工業的、城市的企業或者經濟部門，也不是傳統的農業領域。它在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之間。在農業人口城市化過程中，事實上大量的農業人口並未被完全吸納進入全然現代化的經濟部門，而是進入傳統與現代部門之間的中間領域。黃宗智（2008）認為「非正規經濟」最確切地概括了這種城市中的低層次就業情況。這些城市底層的新興勞工所從事的，不是穩定的、被納入國家福利系統和勞動保障體系的工作，而是在小規模的、零散的，不被國家管理、法律規制的經濟單位中，提供廉價的商品和服務。因為大量非農人口在城市湧現，這樣的商品和服務也被強烈需求。這個領域吸納了大量從農村來到城市的剩餘勞動力，但是創造了城市中勞動報酬低微、欠缺福利的「次級公民」。

本書是對當代中國龐大的「非正式經濟」一隅的近距離檢視。廢品回收再造產業，無疑是一個非常典型、但被忽視的非正式經濟系

統。行業沒有被納入國家的治理系統，即便是中型的回收站，也通常沒有註冊執照且無需繳稅，遑論大量小型的回收站點，以及更為低層次的「散兵游勇」。當然，其從業者也沒有正式的城市居留身份。他們沒有城市戶籍，也沒有被納入城市的就業和福利系統。有學者將其稱之為「散工」（周大鳴等 2007），以區別於一般意義上，在正式的工廠中工作的農民工。

事實上，整個行業作為一種「非正式經濟」，為更為上游的資源再生以及低端的製造業，提供了成本低廉的工業原材料。這使得中國海量的廉價消費品得以生產，例如大眾超市裏便宜的塑料製品、隨處可見的一次性包裝物，以及各式質量低劣的山寨貨。這些產品確實顯得「粗製濫造」，大量塑料製品屬二次甚至三次再生而得，不過也確實價格低廉，滿足了大量低收入消費群體的使用需求。當然，造價如此低廉，正是因為大量廢品從業者對原材料進行採集、分類、初步處理和累積所付出的廉價勞動。如前文所述，正是他們分揀、積累、初步處理的勞動，使得原本價值為零的垃圾——如果不是因為骯髒和令人厭惡而具有「負」的價值——變成工業製品的原材料。這是真正意義上的「變廢為寶」。拾荒者是原料的採掘者，就像礦工或者其他從自然界中收集自然資源的工人，他們為製造業源源不斷地提供原材料。

有人將垃圾稱為現代城市的「城市礦藏」，那麼拾荒者或者廢品行業的從業者，無疑就是現代城市的「採礦人」。他們為工業提供成本低廉的原材料，使得低價的消費品成為可能，但因為不是正式的工人，所以勞動報酬十分低微，不但沒有固定收入和勞動保障，也沒有被納入城市福利系統。有關這些從業者的身份問題，在本書的第二部分，還會有更為詳盡的論述。

本書的篇章，會聚焦豐富又複雜的非正式經濟微觀世界。廢品回收行業的從業者，包括收廢品人和拾荒者，是本書的主角。本書還有一些非常重要的配角，他們是「黑心小吃」作坊的小老闆、為建築工人供應早餐的小攤販、承包家居裝修的散工、黑車司機、服務拾荒者的小店鋪主人、超市推銷員、飯館裏的「酒水促銷」、專門從事舊建築拆遷的「拆遷工人」、一個人的電子產品加工小作坊主人……他們具有一種或多種身份，靈活地在龐大而複雜的非正式經濟生態中尋找著機會。在隨後的篇章中，他們將會一一登場。

註釋

- 1 考慮到廢品價格高度的變化，為了給讀者呈現更為準確的參考價格，此表我們結合了兩種數據來源，包括我們的田野筆記，以及既有新聞報道和學術研究提到的、相對可靠的價格，這些文獻包括(1)王聰：〈來自城市廢品回收液的報告〉，載於《中國儲運》，頁41-42；(2)《瞭望新聞週刊》系列專題報道：〈解密北京垃圾回收生意鏈條：早前收廢品的都開奧迪了〉，<http://www.finance.ifeng.com>。
- 2 「非正式經濟」是指政府和正規資本都不介入的經濟領域。政府不介入是因為它不屬政府認為應該提供的服務，而政府要管理這些活動又成本太高；而正規資本不介入是因為利潤太低，由於無法集約生產，成本太高。這樣便造就了約定俗成的各種非正式行業，有很多類此的非正式經濟活動，比如部分的家庭保姆、個體工匠、流動攤販、手工作坊、山寨廠子等等，從業者是在當前的社會情境下，一種在法律邊緣和需求強大之間被催生的經濟活動從業群體。



出租屋前，堆放著自家貨物

1. 回首跌宕京漂路

一個女收廢品人的口述創業史

馬大姐

40歲左右，河南固始人。和丈夫在冷水村租了一個小院，開廢品收購站。有兩個孩子，大兒子在北京小學畢業後，回老家讀初中，上寄宿學校，女兒在北京讀小學二年級。

馬大姐是那種很要強的女人，爽直、潑辣，聊起天來心直口快，雙眼圓睜，聲音大，語速快，音調抑揚頓挫，鏗鏘有力，情緒飽滿。她打扮樸素，說自己的衣服和褲子都是幾十塊錢的，而且很久沒有買過新的。不過她總是把自己收拾得十分乾淨利索，頭髮總是光溜溜、一絲不亂地束在腦後。

提起開廢品收購站，她說：「就是甚麼都沒有才幹這個，有錢有別的，誰幹這個呀，跟要飯的差不多！而且特別髒，你不知道我一天要洗多少遍！」我們說，聽其他人說，幹廢品其實利潤挺好的呀。她說：「那些人是愛面子，死撐面子，沒跟你說實話！我就說實話，沒錢就是沒錢！」我們說，那跟老家的人比，還算是有錢吧。她說：「老

家沒人啦。那地方太窮了，甚麼都沒有，誰待在那兒呀，留下的全是老人。」又說：「我看新聞上說，給老年人發補貼，還有養老金甚麼的，我們那兒根本就沒有！我看電視，這些我都知道。我婆婆79歲了，在老家甚麼都沒有。」

馬大姐租了一個整院，房租一年6,000元，房間住人，院子用來堆放廢品。一個大鐵門，旁邊掛著一個木牌，用油漆寫著「廢品收購站」。院子裏面，有堆積如山的塑料瓶子，還有各式廢品，堆得很高。一進她家，就可以看見各種小學生的獎狀，新新舊舊的，貼滿整面牆，而地面上一塵不染，床單乾淨平整。整個房間十分敞亮，整潔得讓來客有點手足無措，不知道坐哪兒，也不好意思隨便亂坐。實際上，要進她家並不十分容易。他們夫婦戒備心很強，很封閉，不輕易相信任何人。我們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，努力證明自己是沒有其他企圖的普通學生。見過幾次面後，她才信任我們。她說：「我們在這兒，不愛隨便跟人打交道，你說你是學生，我才讓你進來，如果不是學生，我根本不讓你進門！」不過，一旦熟悉起來，她的話匣子就打開了，聊起以往的經歷和現在的心事，收都收不住。瞭解了馬大姐的經歷，就知道她為甚麼自尊心那麼高，戒備心那麼強。

闖蕩北京的創業路

1993年，馬大姐和丈夫完婚後，踏上了來北京的路。一到北京，兩個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辦，上哪兒去。在火車站待了五天五夜，一共就花了五塊錢，每天一塊錢買一個麵包，兩個人分著吃。結婚的時候，她爸買給丈夫的新皮鞋，也在睡覺的時候被人偷走了。第

六天，丈夫沒找到活兒，她被一個開飯館的老闆帶走了，坐出租車到了很遠的地方，一路上她都留心記路，按照9路車的站牌來記。到了之後，她發現那家飯館給安排的住處，是兩男兩女同住在一間屋裏，她不能接受，老闆就叫她走。她按照記下來的路線，一直走到天黑。夜裏，她就站在一個巡警(也可能是個保安)附近，不明說讓他保護她，但是他走，她也走，反正就在他的視線範圍內，靠牆待著。直到天亮，身上沒錢買票，她又順著9路車站走回北京站了。見到她老公，他已經急壞了，說她要是再不回來，他就要回家拿錢再回來找人了。後來，又到了另外一家飯館打工，但是她這個人比較「原始」(大概是保守的意思)，不喜歡飯館的「那種工作」(指服務員)，就開始給飯館攤煎餅。店主老太太對她不錯，每天晚上跟她一起睡，一個月能給她幾十塊錢。丈夫就不如自己，最初三個月都沒有找到活幹，就在老鄉的工地那裏蹭吃蹭住，做做幫手。

攢了500塊錢以後，他們就買了第一輛三輪車，開始收廢品。當時在安貞的一個居民區。她需要「看樓」——也就是死守住一棟樓，佔住那裏，這樣別的回行來了，看到有人佔領就會主動離開。一看就要看一夜，也只能睡在三輪車上面。那棟樓的居民都很好，對她很不錯，會拿東西給她吃，玉米甚麼的，有時候還白給她廢品，不要錢。有個明星當時也住在那裏，經常叫她在樓下等著，會把不要的樂器扔下來。後來她看電視才發現：「嘿，不就是那個人麼！」她說當時不懂，要是現在，就把那個樂器留下來，怎麼也不能當廢品賣了。

至今她都清楚記得，第一天賺了20塊錢。不過剛入行的時候因為不懂，沒少吃虧、鬧笑話。比如他們一開始分不清公斤和市斤，結果第一個月不但沒賺錢，反而賠了，又分不清楚材料好壞，常常收得貴，賣不掉。

最倒霉的，是有一次他們的三輪車把人家的貨車剮了，當時身上也沒錢。人家跟著來家一看，甚麼電器都沒有。床板是房東的，底下墊的是磚。車主就把他們唯一的財產——三輪車拉走了。然後，兩個人整整在家躺了三天。沒有人說餓。因為絕望。後來，他們又重整旗鼓，向親戚的親戚借了300塊錢，重新買了一輛三輪車。她說：「人家也是看我們可靠，肯定不會跑，要不然誰借給你呀！」

就這樣騎三輪車收廢品七八年，她們開了第一家廢品收購站，到現在又有七八年了。現在他們不需要日曬雨淋的每日出門遊走。馬大姐坦言，現在看起來自由和清閒，也是幹了這麼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。事實上，一個廢品收購站要想掙錢，最重要的是貨源，「光靠收瓶子，也就夠吃喝」。馬大姐說，要賺錢還要有機會，也要冒點風險，「比如收銅，那確實賺錢。不過國家沒給你執照。不抓住就沒事，如果被抓了，損失的可就多了」。運氣固然是一方面，做這一行更重要的是關係。只有聯繫到合適的廠家或者工地，才能收到更多值錢的廢品。馬大姐說，他們現在專門去接觸廠子裏面的人。為了談生意，她還專門花大價錢給丈夫買了一身像樣的衣服，「如果髒兮兮的，誰願意跟你握手呀」。

家庭的願景：「孩子不許碰垃圾」

事實上，對收廢品的河南人的污名化和刻板印象，由來已久。在村子裏提起他們，我常聽到這樣的言論：「收破爛兒的，十個有九個都是河南人，因為河南人最髒了，他們不怕髒，甚麼髒幹甚麼」；「為甚麼河南人收廢品？因為他們懶唄」。這麼多年來，馬大姐沒少遭

遇歧視，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的。他們也由此變得封閉，自我保護意識很強，不輕易跟人打交道，與其被人家瞧不起，還不主動避開。

不過對於自己的家庭，馬大姐很自信，也很滿足。她說：「我知道好多本地的，男的不忠，這一點就不如我們。」她還認識村子裏的一個東北女孩，見她會叫大姐的，傍大款，和比自己大十幾二十歲的人結婚，雖然活得很滋潤，但她並不羨慕。她說自己和丈夫之間很忠誠，不離不棄，這麼多年，感情變得很牢固——在我看來，這兩個人很有白手起家、患難夫妻的感覺。她說丈夫對她很寬容：「我脾氣就是這樣，說話直，我一說話，他就不會說甚麼，就算我說的不對，他都等到以後再說。」又說：「每次吵架了，我就叫他滾蛋，一般都是男的叫女的滾，我家是我叫他滾蛋！因為我倆結婚的時候，他啥都沒有。」

馬大姐常跟親戚朋友強調子女教育的重要性，「生活的一切首先就是要把孩子顧好了」。自己只上到小學三年級，吃盡了沒有文憑的苦。她說有一次想應聘保潔的工作，結果人家要她出示畢業證，她就開玩笑罵髒話說：「我X，幹保潔都要畢業證！沒有！」對於沒文憑這一點，她一直很遺憾。小時候，她家裏做小生意賣掛麵，要她在家幫忙幹活。每天父母都希望她幹完活再去上學。天天遲到。這樣到小學三年級，她就乾脆不去上學了。對此她頗有怨言，怪父母沒有遠見：

我爸媽就知道跟親戚比，只知道賺錢，把我們的學習都耽誤了，他們就沒想到再賺錢也賺不過人家，他們就沒想到讓自己的孩子好好上學，讓下一代跟他們比。下一代比不過，還有下一代的下一代！